

迷你丛书

〔美〕玛丽·加拉格尔 著

白宫怨

——杰奎琳秘史

时事出版社

127

G/1

K237.127
JL67/1
迷你丛书

白宫怨

——杰奎琳秘史

玛丽·加拉格尔著

王 新 容 译

时 事 出 版 社

My Life With Jacqueline Kennedy

Mary Barelli Gallagher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1969, New York

本书系根据台湾王新蓉译本校定出版的，我们尊重译者的版权，按规定将稿酬保存，由译者或委托代表取用。

白 宫 怨

——杰奎琳秘史

玛丽·加拉格尔著

王新蓉译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112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09-040-X/K·09 定价: 1.85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富贵荣华…………… (1)

第一节 “保守最严的秘密” …… (1)

第二节 进入了肯尼迪的世界…………… (4)

第三节 结婚的季节…………… (8)

第四节 母与女…………… (20)

第五节 N街的那栋房子…………… (23)

第六节 候选人之妻…………… (27)

第七节 当选第一夫人…………… (31)

第八节 小约翰…………… (32)

第九节 棕树滩…………… (36)

第十节 总统就职日…………… (41)

第二章 金色岁月…………… (44)

第十一节 进入白宫…………… (44)

第十二节 第一夫人典型的日子…………… (48)

第十三节 女王室之外…………… (53)

第十四节 一身数职…………… (58)

第十五节 杰奎琳的白宫…………… (63)

第十六节	杰奎琳的衣服·····	(67)
第十七节	杰奎琳与家人之间·····	(70)
第十八节	国内外对杰奎琳的印象·····	(78)
第十九节	意外的访问·····	(85)
第二十节	罗马·印度·巴基斯坦·····	(87)
第二十一节	田园之夏·····	(90)
第二十二节	预算之争·····	(94)
第二十三节	烟灰缸及其他·····	(99)
第二十四节	薪金之争·····	(102)
第二十五节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105)
第三章	难忘岁月·····	(108)
第二十六节	房子，房子，房子·····	(108)
第二十七节	艺术·古董·阿托卡·····	(110)
第二十八节	书与牛·····	(112)
第二十九节	七月的圣诞节·····	(115)
第三十节	八月的悲剧·····	(117)
第三十一节	格雷西亚群岛·····	(121)
第三十二节	十一月最后的日子·····	(124)
第四章	告别总统·····	(128)
第三十三节	达拉斯市之行·····	(128)
第三十四节	可怕的日子永不结束吗？·····	(137)
第三十五节	在白宫的最后日子·····	(139)
第三十六节	回到乔治城·····	(142)
第三十七节	最困难的时刻·····	(147)

第三十八节	行政办公室大厦.....	(150)
第三十九节	不愉快的夏天.....	(152)
第四十节	杰奎琳离开华盛顿.....	(157)
第四十一节	曼彻斯特的报道.....	(167)
第四十二节	告别第一夫人.....	(170)

富贵荣华

第一节 “保守最严的秘密”

有些女人，天生就是女王——或者相等于女王。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女人，她有生以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造成轰动，吸引所有的眼睛。她总是处在最当中的地方，然而她却超然其上。

她生来受人尊敬，自己就是法律，生来被人服从，被人追求。

她生来握有权利，受人羡慕、追随、效法、注视与崇拜。

那就是被称为杰奎琳的那个女人——一个变成传奇人物的女人。

在一代中，总有一个女人，具有这种魅力，使世界为其吸引。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她所愿意看到的。甚至这种魅力被破除之后，人们仍在疑惑，人们仍然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杰奎琳·肯尼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梦想的？

我可以奉告诸位，并非一切都和表面那样。

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在约翰·F·肯尼迪进入白宫之前，进入白宫之后，及在白宫期间，在那难以令人置信的八年当中，我以杰奎琳私人秘书的身份，生活在她的世界里。

她再婚了，全国醒来发现她的王宫不存在了——在我的心目中，她的王宫，是她与现代的亚瑟王共居之处，也就是梦想变为事实的地方。

对我来说，肯尼迪夫人就是“杰姬”，在私下谈话时我这样称呼她。除了对别人提到她时，我从不称她“肯尼迪夫人”。杰姬称我为“玛丽”，如果她特别喜欢我，或心情很轻松时，还称我“甜玛丽”。

美国的第一家庭，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以我与这个第一家庭的渊源来说，我也应当是历史的部分。等我离开人世很久以后，历史学家们，会利用我们搜集的东西，去了解曾是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的那个人，及其生活与时代。我想，他（指肯尼迪）是愿意如此的。

至于我自己在白宫的经过，则为一层沉默之幕所隔。我的很多朋友与邻居都奇怪：“玛丽在白宫里做些什么？”他们知道，我厨房里有通白宫的电话，他们也曾看到过。他们也知道，有一部挂着白宫车牌的黑色轿车，由一位司机驾驶着，每晨开到我的住宅前，有人打开车门，让我登上。我仅是告诉人们，我是肯尼迪夫人的秘书。

杰姬不愿人知道她有位私人秘书，所以我也不愿让人知道，免得她不高兴。她似乎愿意民众觉得可以跟她——总统的夫人——直接接触。

所以，我使大众不知我的真正身份。

事实上，当威廉·曼彻斯特为了他那本有名的书——《一位总统之死》找材料，而于1964年4月2日，由约翰·F·肯尼迪的秘书伊夫琳·林肯介绍见我时，他竟以不相信的目光跟我握手。他说：“你是整个政府中，保持得最严密的一个秘密了。”他的诧异，我可以理解。

事实上，在杰姬手下的人员中，我是唯一能在闺中陪伴她的一个。我还记得我们在白宫条约室中的那些日子。条约室中的桌子上堆满了杰姬的信件和文件，每当她走进，看到那些信件文件，总是把头抱起来。甚至在夜晚，杰姬也会打电话给我说：“哦，玛丽，我有几件事要清理。”于是，我就得用速记记下来。

我确信自己很了解杰姬。她无论住什么地方，心里有事，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我曾想到，在未来的年月中，甚至在她的丈夫被暗杀后，她的生活与行动，必将不失肯尼迪家中的一员及第一夫人的身份。

当报上刊出杰姬下嫁奥纳西斯的大新闻时，我必须承认，当时我的感想与世界上其他人并无不同。这件事使我完全感到意外。事实上，我无法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一直在等待各方报告及新闻报道来证实这件事。

如果你问我，是否曾在白宫看见过奥纳西斯，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只有一次，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并没有多大意义。

我从没想到杰姬会再嫁。我一直相信，杰姬将终生作为肯尼迪家的人，把全身贡献于维护肯尼迪的名声，谋求肯尼迪图书馆的发展，及从事与这一图书馆有关的一切文化性

质的工作。

第二节 进入了肯尼迪的世界

我应当先说说我怎么会进入肯尼迪的世界。回想起来，真是一个最有趣的故事——一种名字游戏。

1944年，当我还是一个刚中学毕业的大眼睛姑娘时，有人为我的工作而请我谈话，这件事真使我觉得自豪，因为我是我那一班速记与打字最出色的一个，雇用我在霍林斯沃斯与惠特尼纸业公司工作的那人，是约翰·H·肯尼迪，这是我第一次做事。

那时，我怎能知道，在以后二十年当中，我的生活会离不开一位肯尼迪家的人呢？

我在那家一流的纸业公司中，一住就是八年半。职位后来升到替两个男人当秘书——一是掌管销售业务的副董事长考伊，一是他的助手阿比亚蒂。

我是因为另一位肯尼迪家的人而离开那家公司，他就是约翰·F·肯尼迪。

促成这件事的，是肯尼思·奥唐奈。他原是一位商人，后来离开了那家纸业公司，替参议员竞选人约翰·F·肯尼迪工作。那年是1952年，同年11月，肯尼思返回公司，见阿比亚蒂先生。对于肯尼思忽又来访，我特别感到奇怪，因为三个月前，他离开公司时，曾邀我替他工作。

直到一个星期五，当我们下班时，我忍不住就问阿比亚蒂说：“阿比亚蒂先生。你是不是要帮助肯尼思恢复原职？”我当时猜想肯尼思这次来访，就是为了复职。

阿比亚蒂奇异地望着我，好像不愿谈这件事，所以我也不再问了。

正当我要走去时，阿比亚蒂忽然说：“肯尼思这次来访，跟他的工作毫无关系——事实上，他是请求让你去华盛顿，为肯尼迪参议员工作。”

我大笑，以为他是在揶揄我，可是他说，“我不是开玩笑。肯尼思告诉我，这件事是否向你提及，全由我决定。现在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唯一原因，是我知道你的父母决不会让你去。”

阿比亚蒂真的说对了，不过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倒感觉很兴奋。

“你告诉了我这件事，很好，”我说：“谢谢你。我要问问我的父母，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如果我不是为了肯尼思而问起阿比亚蒂，我的整个生命，一定和现在不同——没有约翰·F·肯尼迪，我就不得进入白宫。

我的父母对于我去华盛顿工作，感到骄傲，如果华盛顿召唤我，我最好接受。

办公室里那些小姐，都和我同样地兴奋。约翰·F·肯尼迪那时被视为华盛顿最具吸引力的单身汉，他预定单独接见我的那天，那些小姐们也和我同样地紧张。

我应邀到波士顿包杜因街肯尼迪参议员的公寓去。当我走上公寓楼梯，敲门时，居然觉得自己的两腿有点发抖。接着我被引进客厅，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位女郎向我问话，她问我的名字。

“巴尔莉小姐，”我说：“肯尼迪参议员约我来的。”

“哦，是的，”她说：“参议员正在等你。”

这时我的两腿抖得更厉害。每把椅子都放满了东西，到处找不到有空的地方。报纸散放在椅子上、桌子上、和这间屋子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每一地方。这位秘书在忙碌地剪报，所以我站着等。所幸只等了两分钟。

接着隔壁一房间的门开了。当我察觉时，一位有吸引力、含笑的男子已在热烈地欢迎我。他穿着长筒袜子，衬衣袖子卷着。这人就是参议员吗？我觉得奇怪。他伸出手来，紧紧地与我握手，他几乎高叫起来：“哦，嘻，来了，你好吗？请进来吧。”

当我跟他进入卧室时，我的两腿突然坚定起来，不知道这是否他的握手，他那有力的声音，或者他那极随便的外表的缘故。

他把门关上，指着一张床，请我坐下，他坐在另一张床边。

这样的随便，未被我的父母看到，真是幸运，这位新任参议员，问了我几个关于我的履历问题。他对于我的意大利语言才能，似乎特别感到兴趣。在家里，我们都是用意大利语谈话，我们的原籍是意大利。

这次谈话约十到十五分钟。我离去时，他再三谢谢我，并说：“过几天，我会让肯尼思去看你。”

不管谈的结果如何，我总觉得，我至少已会晤到了新选出来的麻省参议员了。他平易近人，充满了热诚与活力。

不到一星期，我已接到受聘的通知，并要我于1月3日到华盛顿去。

当我到国会大厦报到时，我发觉的第一件事，是肯尼迪

参议员，在旧参议院大厦中，占用了一处套房——房间号码是362号，和副总统尼克松的361号套房，隔着大厅相对。

最初，肯尼迪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共有四位秘书，其中包括我的同房洛伊丝·斯特罗德，她所负责的，是关于退役军人与军事方面的案件。

我记得，使我们感到最大自豪的，是我们这“四元老”，伊夫琳、琼、洛伊丝和我——同时宣誓就职，执行我们的新任务。

使我们感到有趣的，是我们这位富有的参议员，袋子里却经常没有足够的零用钱。他经常向别人借钱零用。在他左右的人，经常替他出钱买报纸，汉堡牛排或者牛奶。他出任总统后，有一天，在进入教堂前，他甚至向一位秘密人员借五元钱，以便投在教堂的捐钱箱里。

这位参议员有许多怪癖，比如，他的外办公室的门必须经常开着，以便使他的选区的选民，有随时可以找到参议员的感觉。但他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一个人，所以在那座建筑物里的女孩子们，每经过他的办公室时，都不禁往里面窥视，以期一睹这位她们认为最重要，华盛顿最有吸引力的单身汉的丰采。

甚至年龄较大，已结婚的女孩子，也都为他而倾倒。有一天下午，一群来自麻省的妇女走进他的办公室，询问她们是否可以与肯尼迪参议员会晤一两分钟。

当她们知道肯尼迪参议员马上就可能会晤她们时，她们都不禁雀跃。

参议员从其办公室走出之前，这批妇女的发言人——太兴奋了，无法安坐——简直跳舞般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谈

东说西，又背诵她将向参议员面陈的词句。当时我有一种感想，就是她一定觉得作一次小预习，是聪明的。

参议员从其办公室阔步而出，直接向她走去，伸出手来与之握手，并用习惯的见面词说：“哦，哈啰，你好吗？很高兴看到你。”

现在轮到她说话了。她完全着了迷，紧握着他的手，一直注视着他的脸——她的嘴唇虽在动，但却完全失去了执行她的任务所需的声音。

参议员了解她的困窘，于是技巧地转向其他的人谈话。那些人把她们的话，向参议员说明。参议员仔细思考后，表示极有兴趣。妇女们离去时，每人心中都会觉得这是伟大的一刻，参议员带着笑容返回了他的办公室。

对于这种“敞开大门”的政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一位受欢迎的歌星来访时。每有这么一位歌星来访，参议员便会命令把外办公室的门关起，“强迫”其客人高唱一曲。这时，每个人都停止工作，围拢着听。每当他的好友莫顿·唐尼唱《丹尼孩子》一曲时，办公室里的人没有一个眼睛里是干的。

参议员每有机会，就会促请来访的每一位歌星唱那支他所最喜欢的歌曲，那就是：《比尔·贝利回家好吗？》这支歌曲，似乎像他自己的生命那样丰富，当他凝神静听时，那支歌曲的动人韵律会使他眉飞色舞。

第三节 结婚的季节

就我记忆所及，我首次看到杰奎琳·布维尔，是她到参

议员办公室来的时候。那时，她很年轻，满头蓬松的黑短发。她走路姿式均衡，走过女孩子们前面时，友善地打招呼。

她知道参议员的“敞开大门”政策，所以不经通报，径自进入参议员的私人办公室。参议员也必知她要来。

数年后，我读到杰姬的表兄约翰·H·戴维斯的备忘录，其中戴维斯记叙杰姬跟肯尼迪经常约会那段期间，肯尼迪与杰姬共餐的情形。使我们奇异的一点，是从这一回忆录中，知道杰姬曾对于肯尼迪犹豫不决，因为肯尼迪有“奇怪的野心”。肯尼迪曾向杰姬承认“他想当总统”。

参议员并不谈说他的恋爱，但办公室里每个人，在获悉征服我们这单身老板的人是杰奎琳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她并非是经常走进那大门的唯一美丽的女孩子。

我记得奥德丽·赫本——我也记得当奥德丽·赫本走进时，整个办公室是那么轰动。她像天鹅般的雍容大方，携带着一把细长的红伞。

那时，我们很少人知道老板喜欢与各种不同的女孩子去看电影。他的私人秘书，替他打电话安排约会——他太忙了。但有时他却抽出时间，自己打电话给杰姬，这是我后来听伊文说的。

在杰姬跟参议员约会的那些日子里，她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所撰的专栏里，充满了幽默感。杰姬，这位“喜欢询问的摄影记者”，在华盛顿满城飞，去采访人们对于她那些聪明而有趣的问题的答案。

她总是提到一些很特别的问题。有一天，她问孩子们，圣诞老人的驯鹿为什么不从烟囱里来，她所得到的答案是：

“它们太肥了。”又有一天，她询问一些心爱的小动物，在兽医那里做些什么，她报道的答案是无奇不有，从治疗痛风到纠正一些心理偏差。

我们办公室里的人都觉得，她的专栏，跟她与参议员的恋爱，有很重要的关系。传记作家总是提到她的朋友查尔斯·巴特利特1951年6月所安排的一次著名的宴会。据说在那次宴会上，杰姬跟当时的众议员肯尼迪相识。可是，他们的恋爱，直到她访问改任参议员的肯尼迪时，才真正认真起来。在那次访问中，她问肯尼迪对于参议院里的童仆作何想法，并替他拍了一张照，接着她又同样地访问了在大厅对面的副总统尼克松。

她在专栏中引用参议员肯尼迪的话说：“我常想，如果我们参议员和童仆们交换工作，回家就会好得多，如果有人提出这种立法，我就愿把职权交给杰里·胡布勒，我常误以为他是一位参议员。”

杰姬又引用童仆的话，说参议员肯尼迪怎样常被误为一位观光客或童仆，因为他的外貌太年轻了。杰里·胡布勒说：“有一天，他想用专用电话，警察对他说：‘对不起，先生，这电话是参议员们专用的。’”

这些故事在1953年4月21日，出现于时代先驱报上，那时候，杰姬必然是“玉女思情”，因为她的妹妹李伊刚在三天前才和迈克尔·坎菲尔德结婚。

那次访问后两个月，时代先驱报上刊出杰姬跟肯尼迪参议员订婚的喜讯，那是6月25日。

国会大厦里流传的说法，是在巴特利特安排的那次宴会上，“这位年轻的众议员，倾身要求那位年轻的姑娘和他约

会。”

杰姬是约翰·弗努·布维尔三世的女儿。约翰·弗努·布维尔是纽约的一位股票经纪人，他跟其发妻，也就是杰姬的母亲离了婚，那时杰姬还很小。此后他未再结婚。

肯尼迪参议员与杰姬之父之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这真是使人奇怪的。他们都有背疾，他们都比太太年纪大得很多。约翰·弗努·布维尔比杰姬的母亲大十四岁，而杰姬则比肯尼迪小十二岁，他们都以风流潇洒，及最有资格被异性选中的男人著称。

他们也都对于政治发生兴趣，但观点却完全不同。杰姬的父亲是一位积极的共和党员，他很喜欢肯尼迪参议员，尽管肯尼迪是民主党。

尽管肯尼迪的父亲是约瑟夫·P·肯尼迪，杰姬之父仍喜欢肯尼迪参议员。约瑟夫·P·肯尼迪曾被罗斯福总统选任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翰·弗努·布维尔觉得，他在华尔街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起源于约瑟夫·P·肯尼迪的政策。

后来我才知道，杰姬曾把她的订婚声明延后一周发表，直到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一篇题为《参议院那位欢乐的年轻光棍》的文章以后。

据我记忆，肯尼迪参议员本人看到那家杂志所刊的此文时，很不高兴。他把那本杂志握在手里，皱起眉头。这篇文章的题目，就使他不高兴了，因为他要为自己塑造的偶像，并不是这么一型的。

不错，他是一位光棍，他的确也曾跟几个女孩子约会，但那都是次要的，他是——而且他希望大家都知道他是——